



1 4
1555
66



門 14
1555
卷 66

登樓子卷第三

梁 孝 元 皇 帝 撰

諷 蕃 篇 八

案此篇蓋雜舉古侯王善惡之事以列勸戒而宗室為多其事多以類相從如所謂善蕃屏之盛德者某某功業無成者某某是也其他如劉章以下四人則以武功著劉長以下十二人則多以悖逆得罪意原書必各有標目半佚之矣今未敢輒補謹識於此

周公攝政管叔欲為亂因是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孺子奄君聞之說祿父舉兵祿父及三監遂貳于公公謂召公曰我攝政者恐天下叛周也無以告我先王乃奉成王命東征剋殷殺祿父踐奄誅其君戮管叔殺蔡叔

登樓子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
四月十日
購本

降霍叔爲庶人王旣惑流言意愈不悅時雷電且風禾黍盡偃大木皆拔王懼與大夫啓金滕書王執書泣曰公勤勞王家予不知今天動威彰公之德王遂夜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公定鼎郊廓越裳氏以三象重九譯獻白雉肅慎又來入貢獻白雉旦讀書一百篇夕則見士七十人也鸞鳳至冀莢生公以天下旣定宜有事于河洛示神祇之變定人神之徵往從之沈璧于河有光滿河青龍銜元甲圖而出元龜甲有赤字公寫之書成其赤字隨滅龜於是墮甲而去景星見醴泉吐麒麟

出朱草生王以公有勲勞於天下九十九薨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祖乙時有巫賢武丁時有甘盤保乂于殷也於是召公乃說之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於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齊桓公小白雍林人襲殺齊君無知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諫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用之管仲知之故往見桓公桓公序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鮑叔隰朋高傒修政齊國連五家之兵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始霸焉山戎伐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還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伐蔡蔡潰遂伐楚楚盟而去狄伐陳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賜桓公文武胙彤弓大輅是歲秦繆

入晉公子夷吾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而還是時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合諸侯城成周也晉文公重耳生而胼胝年十七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晉惠公卒重耳得入是爲文公晉人多附焉周襄王以弟難出居鄭告急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周王賜晉河內陽樊命晉侯爲伯秦繆公任好卽位晉獻公滅虜虜虞君秋公自將伐晉戰於河西晉驪姬作亂夷吾使人謂秦求入晉公許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若得立請割晉之河

西八城子秦及至已立而不予旱請粟於秦繆公與之
秦饑請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不豹往擊之與晉惠公
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穆
公追之不得反爲晉軍所圍岐山下食善馬者三百人
馳冒解圍遂脫穆公反生得晉公獻其河西地發兵襲
鄭賈人莛高持十二牛賣之因見秦兵獻其牛曰聞大
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備令臣以牛勞軍士秦三將軍
相謂曰將襲鄭鄭人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晉之邊邑
當是時晉文公喪尙未葬太子襄公怒縗經發兵遮秦

兵於穀擊大破之虜三將晉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穆
公怨此三人於骨髓心願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晉
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迎哭曰孤不用百里奚
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復官秩益厚之使孟
明等伐晉取王官及郟以報穀之役秦用由余謀伐戎
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也

楚莊王卽位不出號令日夜爲樂有諫者死伍舉入諫
不從居數月益甚蘇從乃入諫於是乃罷淫樂聽政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悅是歲滅戎伐陸渾戎遂至洛觀

兵於周郊問鼎之輕重而歸若敖反擊滅之伐陳殺夏
徵舒圍鄭剋之引兵去三十里而避舍遂許之平大敗
晉師河上至衡雍而歸圍宋以宋殺楚使也宋華元出
告以情遂罷兵焉

宋襄公茲甫即位宋地隕星如雨與俱下六鷁退飛公
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秋諸侯會宋公
於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又楚
成王戰於泓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

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

好古文每就人閒求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本加

以金帛士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舊書周官

尚書禮案原本脫一禮字師古注禮記孟子老子獻王

好之采周官及諸子之樂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使弟

子王定傳之二十四案漢書藝文志序獻王作樂記其

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即志所謂首

表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

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案漢書藝文志作河閒獻及

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及著樂語五均事云案漢書食貨

均注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天子取諸侯之

士已案漢書注士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案漢書常

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五案漢書家有餘

恩及於小民矣王既有雅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

存之歲時以備數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弟

子宋睦上書云河閒王躬案漢書禮求幽隱興禮樂蓋

有漢之所以興也王常謂人曰禹案說苑有疏河鑿江

通乎九谷案說苑洒案說苑作灑分五湖而注案說苑

東海民不怨者利也吾將行之時元俗自言餌巴豆雲

母賣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服之下蛇十餘頭

俗言王病乃六世餘殃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仁心

感天故當遇耳俗形無影獻王以女配之故武帝遣所

忠問王玉輒對無影帝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

勉之王知意即縱酒聽樂又為周制二十篇案漢書藝

周制十八篇注似河閒獻王所造也今作二十篇與漢書不同

劉游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

於浮丘伯丘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

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

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蒼好經史博學多識恭肅畏敬明帝重其器能特愛異之入為相薦郇恁桓榮等其後蒼數上疏陳藩職至重不宜久留京師蒼為人體貌長大美鬚髯腰八尺二寸故帝言副是腰腹也帝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王乘輿貂裘

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深沈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儒者得以明事世號之曰沛王通論明帝甚敬之賞賜恩寵加異數訪問以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蠲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對深被知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也月為一卦以當遊戲稱為賢王

劉羨少好學博通經傳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為西平王又徙封陳

王
劉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
宮尤見幸入則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尙闊而睦
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大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
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
遣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
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睦曰吁子危
我也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
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如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

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
金帛贖之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
又喜史書當時以爲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
牘十首

曹裒

魏志作裒
別本作褒

好學讀書左右常恐精力爲病苦諫之

每弟兄游娛裒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
察公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
遂其表稱陳裒美裒聞之大驚責文學曰修身自守常
人之行耳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負累也後黃龍

見鄴西漳水哀上書讚頌性尚儉約教敕妃妾紡績習
爲家人之事病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
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
自殯及葬務奉詔書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
想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
堂

司馬攸少以奇英見稱長好經書武帝受禪攸督帥府
鎮撫中外有佐命之勛封齊王初居文帝喪上以攸至
孝毀甚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墨貌不可識
太后畱攸宅撫慰旬日及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
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守一意以陷於不孝
若復不從往言當遣人監守飲食攸好學不倦借人書
皆爲治護攸自受國秩表求絕御府常賜前後十餘輒
不見聽國之文武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亡
醫藥皆有差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賑貸須豐年乃
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文明皇太后臨崩謂武帝曰桃
符性急汝宜宏之詔攸當世總方岳遂加都督青州增

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馮統意也攸
結氣病黃暴薨

司馬泰廉靜不近聲色之譙位至太尉衣食有如布素
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
處謙和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唯高密王泰下邳王晃
俱以儉稱晃字子明爲太傅

劉休慶少而閒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
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爲尙書左
僕射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深信仗之

劉義慶爲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
受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
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爲性簡素寡嗜欲愛
好文義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蕃無浮淫之過善騎乘招
聚才學之士近遠必至袁淑文冠當時請爲衛軍諮議
參軍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引爲佐史

竟陵蕭子良開私倉賑貧民少有清尙禮才好士居不
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
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

翰皆發教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
皇覽列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
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
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憺周顒之儔
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隨郡王子隆好文章體肥常服蘆茹丸以自消猶無益
也

劉安有文才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行陰德拊
循百姓沽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篇言神仙黃白之術亦
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
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又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
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及賦每見談說昏暮而
罷

曹子建善屬文魏武帝見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臣言出爲論下筆成章故當面試奈何倩人邪時鄴
銅爵臺新成武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成文彩可觀

劉休元少好學嘗為水仙賦當時以為不減洛神擬古詩時人以為陸士衡之流頻征戰皆獻捷

劉章年二十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一人醉亡章

斬之自是後諸呂憚之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強其明年呂產欲作亂章首先斬產以定天下

劉非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才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

曹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帝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子文名彰謂

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

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烏丸反以子文爲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
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
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
乘勝逐北至於桑乾諸將以爲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
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
一夜與虜相及擊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魏武喜捋彰
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司馬承身居藩屏躬處儉約乘葦策車家無別室王敦

懷無君之心元帝召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
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全勝之地今以叔父居之如
何承曰君之所命敢有辭焉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
敦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承曰
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此不知武何能爲焉

劉長母本張敖美人坐貫高事繫之河內弟趙兼因辟
陽侯告呂后后妒不宥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厲
王恚卽自殺長有材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侯出見之

卽袖金椎椎之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法令不用漢法以罪徙處蜀嚴道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辱制日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冷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從之乃不食而死

刺王且壯大就國爲人辯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術數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興宗室遂招來郡國姦入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郎中侍從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燕倉

告蓋主上官桀與旦有逆謀桀等皆伏誅有赦令到王
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
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欲自殺以綬自絞后夫人
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劉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
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
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宏為高密王所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
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

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及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
予錢物宣帝立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使女須咒
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
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
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自殺

劉荆光武崩飛書與東海王彊恐說之勸令興兵為逆
亂乃封荆廣陵遣就國後復呼相工謂曰我貌最類先
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年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誰

金樓子卷三
吏告之後竟使巫祝咀自殺

劉英交通賓客晚節學黃老浮屠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臯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國相曰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黃縑白紵三十四入贖楚相以聞詔書示諸國中傅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當有悔吝還贖縑紵以助伊塞桑門之盛饌是後英遂交通方士十三年中男子燕廣告英作金龜玉鵠謀反坐死徙者以千數

劉端爲人賊盤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擒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帝弗忍而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姓名爲布衣之他國死無子國除

劉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人多於國租稅以是多金錢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禳祥好爲吏
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
客以彭祖險詖莫敢留

劉建遊章臺令女子乘小船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
二人死後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舟入波中
船覆兩郎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
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
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

生子強令宮人羸而與羝羊狗交專爲淫虐王后父胡
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
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
綬千餘具積數歲以謀反自殺

劉去嗣爲廣川王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
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_上地餘
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更愛之去與地
餘戲得腹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
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去令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
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貞明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
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句諸宮人
去未之信又巧譖之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
諸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破疑有姦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
燒鐵灼望卿望卿走投井死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
之凡十四人去坐徙自殺昭信棄市

劉讓前史作襄嗣為梁王初孝王有壘尊直千金戒後世善

寶之母得以與人讓之后曰任后聞而欲得之讓之祖
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子人也他物雖鉅
萬猶自恣王讓值使人開府即以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陳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太后欲自言王使
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後病
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又不侍喪

劉次昌為齊王其母曰紀太后取弟紀氏女為王后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其後

宮無今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

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死故以燕感皇太后太后

曰毋復言嫁女齊事者也事寔淫聞於上

劉宇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弗舉傅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璽書敕諭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言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勞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闕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後為姬胸臆遣其家告之坐削兩縣

其功業無成者則司馬穎初起軍河朔三軍畢從每夜

刀戟之端有光若火壘中井皆有龍像長沙王旣死增
封穎二十郡拜丞相一如魏武九錫故事乘輿服御皆
遷於鄴其掾步熊私曰雖爲太弟不得嗣也穎遂立邦
郊兆於鄴城及敗爲頽上太守馮嵩所執穎素爲鄴都
所服慮爲變僞稱臺使賜穎死穎曰我放逐於今三年
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五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叱去
浴訖散髮束首臥命縊之二子皆死鄴中爲之悲哀
司馬乂忠毅方正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同攻京師乂敗
績時東海王越領中書監慮外難已逼潛與殿中將士

收乂送金墉城成都軍不彊恨乂功垂成而敗之謀共
劫乂更以距穎朝廷及東海王越懼難復作欲遂誅乂
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征西將軍張方
遣將郅輔勒兵三千至金墉城收乂馬負至營縊之三
軍莫不爲之垂涕

司馬越少有冷名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
汲桑破之越拜太傅先是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
打椹爲苟作晞亦懼逼說越曰兗州天下之要公宜自
牧大治官舍以待越有大星頭如箕長五六丈起西方

金樓子卷三
流東行至地有赤散流光若血所照皆赤日中若飛燕者十八日有流星若箕自東北西南行至地越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州郡攜貳上下崩離憂懼成疾薨

劉餘初封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劉京性恭孝好經學京都宮好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京國中有

陽景王祀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乃復徙宮開陽

司馬道子於府第內築土山穿池沼樹竹木用功數十百萬又使宮人爲酒肆酤賣於水側道子與親幸乘船就其家飲宴若在市肆以爲笑樂子元顯時年十六爲政苛刻生殺自己矜豪奢侈發東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道子旣失威權遂終日昏醉不復厝意政無大小一委元顯元顯大治兵器聚徒十萬百姓饑饉人情危懼而道子元顯置酒作樂竟以

此敗

劉休祐在荊州哀刻在所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既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潔白若有破折者悉刪揀不受民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計米責錢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性狠戾前後忤上非一旦慮將來難制遂方便殺之諡刺王

劉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是非莫不精盡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既專總朝政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

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且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物議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卽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因此見廢

劉義恭鎮彭城伐魯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者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之父老莫不歎息義恭性嗜不恆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樂游行或三五百里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劉義宣在荆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誅元凶劭威名蓋天下凡所求欲無不畢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奉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也如此為臧質所說俄舉兵反以第八子悛為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左司馬竺超民輔之王元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卻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熟臧質徑入梁山去元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西南風猛質乘風從流攻元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元謨義宣至梁山步軍東

岸攻元謨元謨分遣游擊加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出壘奮擊大破之軍人一時投水護之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煙燄覆江縱兵攻之大衆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逃走與義宣相隨船舸猶有百餘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懼被鈔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脚痛不復行就民間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內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

翟靈寶戒使拊慰云昔漢高祖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所戒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乃於內戎服攜息愔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入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外未至郭將士逃散都盡唯餘愔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部空解無牀席地寢至旦遣黃門報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內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尋盡殺之

劉休範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上表治城樓堞多解榜板擬以供用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先解榜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閒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盡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步上攻新亭壘自臨城南於前巘樓上以數百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偽往請降并詐宣齊王意旨休範大說以二子德宣德嗣與回爲質至卽斬之

蕭遙光將敗都不復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常心腹委付後望見火起問左右此是何火荅曰下官向令人燒外閒左右仍問卿是誰曹樹生荅曰是孫樂祖仍問曹復是誰曹以名荅仍言左右下官熱發可覓冷沈飲并勸始安且還別省消息於是呼輦至始安便移殺於時名士皆在側見不識人沈昭略昭光之徒一時皆去遙光美風姿眉目如畫髮鬢若點漆隆準口如含丹而足蹇體殊肥壯脚如三歲小兒性聰察善吏政每至理朝廷大事及揚州曹獄動至三四更前列倡人後列侍女華

燭照爛於其閒手捉玉柄毛扇有時以金鏤炙刀自割牛肱而食之每明帝有所誅殺必先取其名明帝大漸託以後事後主疑焉常就王索寶物王奉琥珀盤螭二枚枚廣五寸炯然洞徹無有瑕滓後主怒云琥珀者欲使虎來拍我也仍匍匐下地作羊行遂動心疾有時著衣裕而伏地入戶扇裏王交道素壯不勝忿怒一旦以手扳陰遂長數尺屢有別舍恆見丈夫露髻從屋來下以鬻人俄失所在又有殺鬼來其齋閣舉兒鞭之流血而反常所親信鮮卑道兒及闍人吳明紹頭臥道兒膝

至四更中覓飲已而無人矣喚道兒又不得唯明紹

下荅云人皆叛去衆軍悉至於牀下斬之

彌子響在荊州造仗長史司馬皆以啓聞王知大怒乃召請入坐起既至上厲聲色而語曰身父則是天子政復造五千人仗此復何嫌一君遂以上啓二人下牀叩頭拔禡刀自下斬之甚有膂力曾出獵頭亂呼梳取刷於馬上以手捉左右禮帶去地數尺令料頭竟乃放之此其勇也竟被誅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金樓子卷第三

金樓子卷第四

梁孝元皇帝撰

立言篇九上

案目錄有立言上下原本合為一篇其散見複出者猶有上下之名

謹參考分之如左

案祭法天子諸侯宗廟皆月祭之又有月令皆薦新竝

云先薦寢廟此皆是月祭正文國語云古者先王月祭

日祀雖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宗廟在都甸奴未滅拊心

長叫萬恨不追昔魯國孔氏有仲尼車輿冠服漢明帝

錫東平王蒼光烈皇后假髻

案後漢書作紒注周禮追師掌為副編鄭元云副婦

人首服三輔案後漢書注引續帛漢書帛字作阜巾衣一篋王沈集稱謂之假紛
日磬垂泣於甘泉之畫揚雄顯頌於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傳咸集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泣誠可悲也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卽其例焉竊尋孝經所說必稱先王蓋是先王之行不敢以不行也伏見臺內別造至敬殿甘旨百品月祭日祀又爲寢室昏定晨省如平生焉先帝朔望盡哀慟大又宣脩容奉造二親像朝夕禮敬虔事孜孜四十年中聿脩功德追薦繼孝丁蘭無

以尙此繹竊慕考妣之盛則立尊像供養於道場內設花幡燈燭使僧尼頂禮正以烏鳥之心係戀罔極不厭丁年之內遭此百憂一同見似甘心殞越雖復於禮經無文家門之內行之已久故月祭日祀用遵祭法車輿篋衣謹同魯聖止令朋友知余此心潘岳賦云太夫人御板輿乘案文選作升輕軒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宴于汜案文選作或禊於汜兄弟斑白兒童稚齒稱福案文選作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窮生百年之內曷由復如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窮生百年之內曷由復如

此矣痛矣過隙哀哉逝川淚盡而繼之以血不知復何從陳也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儉約之德其義大哉齊之遷衛於楚丘也衛文公大布之服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敬教勸學元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也豈不宏之在人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霧露之朝可以近書

不通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無邑邑

案邑悒古通

於窮無勿勿於賤譽之而不加勸

非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夷榮辱之心立不易方斯有恆也

夫言行在於美不在於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昔成湯教民去三面之網而諸侯向之齊宣王活釁鍾之牛而孟軻以王道求之周文王掘地得死人骨哀憫而收葬而天下嘉之

也

易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論語言無恆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爲行不可不恆詩言無恆之人其如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般輪不爲拙工改繩準逢羿不爲拙射變弦筈君子懷道德之有檢詩云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不時有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所謂不言而上用者也

君子以宴安爲鴆毒富貴爲不幸故溺於情者忘月滿之虧在乎道者知日損之爲貴斯固誹謗之木唐虞之道興瓊瑤之臺辛癸之祚亾酣歌終日求數刻之歡耽淫長夜騁亾歸之樂而或四知必顯五美常在譬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能偶騏驎之跡是猶炙冰使燥清柿令熾不可得也夫驕奢者衆縱逸者多如輕埃之應風似宵蟲之赴燭也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若雖有天縱會無學術猶若伯牙空彈無七弦則

不悲王良失轡處駟馬則不疾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
已老學將晚耶對曰少好學者如日盛陽老好學者如
炳燭夜行追味斯言可爲師也淮南言蕭條者形之君
寂寞者身之主又云教者生於君子以被小人利者興
於小人以潤君子孟子言禹惡旨酒而樂善言又云若
我得志不爲食前方丈妾數百人斯言至矣故原憲之
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之肉食旨於智伯之芻豢
原注原本子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嬌姪之理豈可
缺三字恣歟人非有柳下延陵之才蒙莊柱史之志其以此者

蓋有以焉雖復拔山蓋世之雄回天倒地之力玉几爲
樽金湯設險驪山無罪之囚五嶺不歸之戍一有驕奢
三代同滅鎬金石者難爲力摧枯朽者易爲功居得其
勢也

哲人君子戒盈思沖者何也政以戒懼所不睹恐畏所
不聞況其甚此者乎夫生自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憂懼之所不加寵辱之所未至粵自齟齬便作邦君其
天姿卓爾則河閒所以高步窮兇極悖廣川所以顯戮
致之有由者也錫瑞蕃國執玉秉圭春朝則驅馳千乘

秋謁則儀案儀下疑百辟江都廣川可以意者耳請論
之一曰驕二曰富三曰姪四曰忌幼饗尊貴驕也名田
縣道富也歌鍾盈室姪也殺戮無辜忌也夫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況倍此者邪夫貴而不驕者鮮矣驕
則輕於憲網富則恃於金寶姪則惑於昏縱忌則輕於
生殺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知民天之有本徒見珠
璣犀甲之翫金錢翠羽之奇動容則燕歌鄭舞顧盼則
秦箏齊瑟謂與椿鵠齊齡寧知薜華易晚覆其宗社會
不三省損其身名不逢八議異矣哉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無為不
善而怨人刑已至而呼天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
至而呼天不亦晚乎太公曰夫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
人之情惡聞已之惡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鳥與鳥遇則相躡獸與獸遇則相角馬與馬遇則跌踉

愚與愚遇則相傷案太平御覽引此段作馬與馬遇則
跌踉相傷愚與愚遇則五字疑衍

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謀萬有一失狂
夫之言萬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夫之言補萬得之一

失也行人不休息於松柏而止於楊柳者以松柏有幽僻之窮楊柳有路側之勢故也

君子當去二輕取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罪貌輕則招辱

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斯言至矣正當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應諧似優穢德似隱嘗謂人曰諸葛武侯桓宣武竝翼贊王室宣威遐外此鄙夫之所以慕也董仲舒劉子政深精洪範妙達公羊

鄙夫之所以希也榮啓期擊磬縱酒行歌斯爲至樂鄙

夫之所以重也何者請試論之夫以武侯之賢宣武之

智自天祐之蓋有以然也

案此下有脫文

假使逢文明之后值

則哲之君不足爲鄙夫扶轂豈青紫之可望邪東方鼠虎之諭斯得之矣及仲舒之學術子政之探微見重元光之初聲高建始之未通宵忘寐終日下帷不有學術何以成器川潛決石可不勉乎馳光不畱逝川倏忽尺璧非寶寸陰可惜文武二途竝得儔匹啓期擊磬彼獨何人寧止伯鸞之詩將同威輦之詠一以我爲馬一以

我爲牛莊周往矣嗣宗長逝吾知宇宙之內更有人哉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何者夫儒者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墨者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冬日以鹿裘爲禮盛暑以葛衣爲貴
法家不殊貴賤不別親疎嚴而少恩所謂法也名家苛
察繳繞檢而失真是謂名也道家虛無本因循爲務中
原喪亂實爲此風何鄧誅於前裴王滅於後蓋爲此也
裴幾原問曰西伯拘而闡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孫子之
遇龐涓韓非之值秦后虞卿窮愁不韋遷蜀士羸疾行

夷齊潛隱皆心有不悅爾乃著書夫子實尊干乘褰帷
萬里地得周且聲齊燕爽豪匹四君威同五伯玳簪之
客雁行接踵珠劍之賓肩隨鱗次下帷著書其義何也
殊爲抵牾良用於邑子荅曰吾於天下亦不賤也所以
一沐三握髮一食再吐哺何者正以名節未樹也吾嘗
欲稜威瀚海絕幕居延出萬死而不顧必令威振諸夏
然後度聊城而長望向陽關而凱入盡忠盡力以報國
家此吾之上願焉次則清酒一壺彈琴一曲有志不遂
命也如何脫略刑名蕭散懷抱而未能爲也但性過抑

揚恆欲權衡稱物所以隆暑不辭熱凝冬不憚寒著鴻
烈者蓋爲此也又問之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其著此書
曷爲區區自勤如此予荅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
綿之緻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煩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
淒愴予之術業豈賓客之能闕斯蓋以廷撞鍾以蠡測
海也予嘗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爲賓遊所製每至著
述之間不令賓客闕之也

余見宰人歎曰伊尹與易牙同知調鼎而有賢不肖之
殊旣而歎曰無識之徒尙以伊尹方易牙余何有哉退
而復歎曰碧盧似玉猗頓別之白骨似牙離婁別之猗
頓離婁千年不會遇牙骨之怨何時當弭余見人爲鮓
歎曰龍之爲物也謂之四靈而亦爲鮓魚之爲物謂之
五協而又爲鮓抑乃有莘之調鼎瀟湘之開國歎退而
復歎曰靈龜五色似五金不免爲臠余何有哉余何有
哉

飽食高臥立言何求焉修德履道身何憂焉居安慮危
戚也見險懷懼憂也紛紛然榮枯寵辱之動也人其能

不_{直而}動乎仲尼其人也抑吾其次之有佞而進有退其寧
退乎予不喜游宴淹留每宴輒早罷不復沾酌矣
大虛所以高者以其輕而無累也人生苟清而無欲則
飄飄之氣凌焉
擣衣清而徹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於心擣衣感於外內
外相感愁情結悲然後哀怨生焉苟無感何嗟何怨也
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耶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
內然後其表五臟六腑尙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爲者耶
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苟含瑕何遽浴耶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鬪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人近
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
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
有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耶孔子亦不知日中天
而小落扶桑而大爲政亦如是矣須日用不知如中天
之小也須赫赫然此蓋落日之治不足稱也
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自家刑
國石奮之為家可矣若謂治國異治家者則條章不治
民無依焉故治國者親民若治家也心不可欺物不可

示物不欺不示得其衷也欺之則物不信示之則民驕矣自家刑國自國刑家可無失矣

見善則喜聞惡則憂民之情也苟無憂喜其惟聖人乎若無喜而不喜無憂而不憂蓋何足稱也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悒今白鳥營營饑而未飽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鳴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

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乃宣下齊國脩止足之鑿節民玉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

夫鬪者忘其身也忘其親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而爲之是忘其身也

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可留也行忠乎羣臣則可仕也澤乎百里則富可安也

鳳無司晨之善麟乏警夜之功日月不齊光參辰不竝見冰炭不同室粉墨不同囊有之矣

古語云不鑒於鏡而鑒於人鑒鏡則辨形鑒人則懸知

善惡是知鑒於人勝鑒乎鏡矣

楚王之食楚也故愛楚四境之民越王之食越也故愛越四境之民天子之食天下也吾是以知兼愛天下之民矣

成瓦者炭而瓦不可以得炭潤竹者水而竹不可以得水蒿艾有火不燒不燃上中有水不掘無泉百梅能使百人酸一梅不足成味也

孔文舉言武王伐紂而懸之白旗漢祖入關子嬰不死武王歷年止有白魚之瑞漢祖祥應其瑞不一是則漢

祖優而武王劣也殷洪遠云魏武興師本由親舉漢祖初起本是亂兵此則魏武優於漢帝蔣子通言漢祖取天下如登山光武取天下如走九當尋邑百萬振古未聞滹沱河冰身面流血豈其易也凡如此例有書不如無書委之煨燼於事為宜矣

往者承華殿災詔問高堂隆此何災隆曰殿名崇華而為天災所除是天欲使節儉勿復興崇華之飾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聞之患弗能學既學之患弗能行君子有四恥有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

案此

下疑脫有其言三字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制將之法必使弛張從時事疑則爭生勢侔則亂起所以蕭樊被於縲絏信布見於誅夷馭將之閒可不深慎之

夫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勞

此另一段木馬不中馳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

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

獵猛虎者不於北苑釣鯨鯢者不於南池

案池原本訛作河謹據下

文校何則園非猛虎之藪池非鯨鯢之處也責罷者以

舉干鈞督跛者以及走兔驅騏驥於庭求猿獐於檻猶倒裘而索領也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

矣

夫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也

世有習干戈者賤乎俎豆修儒行者忽行武功范甯以王弼比桀紂謝混以簡文方赧獻李長有顯武之論文莊有廢莊之說余以爲不然余以孫吳爲管壘以周孔爲冠帶以老莊爲歡宴以權實爲稻糧以卜筮爲神明以政治爲手足一圍之木持千鈞五寸之槩制開闔總之者明也

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生也有涯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余將養性養神獲麟於金移之制也

夫石田不生五穀構山不游麋鹿何哉以其無所因也故龍藉風而飛龜由火而兆有其資焉常善利物無棄人也富貴不可以傲貧賢明不可以輕暗夷吾侈而鮑叔廉其性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污其行不齊也然而終能相善者蓋無棄人之謂也

或說人須才學不資矜素案此句疑誤余謂不然昔孔文舉有言三人同行兩人聰雋一夫底下饑年無食謂宜食底下者譬猶蒸一猩猩煮一鸚鵡耳此蓋悖道之言也寧有是乎彌衡云荀彧彊可與語餘人皆酒甕飯囊魏時劉陶語人曰智者弄愚人如弄一九於掌中

晉中朝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久在世厭厭如九泉下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理竝抑抗之論也

魏長高有雅體而才學非所經初官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死文筆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更覺長高之為高虞存之為愚也

下彬為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狼狽卑而攀鵝頑而傲狗

險而出案太平御覽引齊卞彬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狽性卑而攀狗性險而出皆指斥當時貴勢

羊淫狼謂呂文顯狽卑攀謂朱隆之狗險出謂呂文庶也無鵝頑而傲句皆指斥貴勢其蝦

蟊科斗賦云紆青拖紫出入苔中以比當時令僕也科

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

非不才也然復安用此才乎

蕭賁忌日拜官又經醉自道父名有人譏此事賁大笑

日不樂而已何妨拜官溫酒之談聊慕言在了無忤色
賁頗讀書而無行在家徑偷祖母袁氏物及問其故具
道其母所偷祖母乃鞭其母出貨之所得餘錢乞問乃
沽酒供醉本名渙兄弟其以其儉因為呼賁此人非不
學然復安用此學乎

八有才學不勝朋友而好作文章苦辱朋友此謂學
心之缺運蝓蟻之甲何足以云吾少讀兵書三十餘
年搜纂數千止爲一帙菁華領裹備在其中性頗尙仁
每宏解網重因將死或許伉儷自看城樓夜寒必綈袍

之賜狴牢併遣犴圜空虛盜者更鳴還取將軍之帳姦
夫改往復錫舍人之車由來此事差非一揆但性頗狷
急或有不堪不欲蘊蓄胸襟須令豁然無滯將令士庶
文武見我所懷兵法軍令省而不煩此言當矣乃爲法
三章一曰叛者去燕就楚從魏入韓說趙王之陰謀燒
鄴都之倉廩故曰叛者死二曰不附夫不附者功成欲
受其祿事亂欲避其禍玉節猶建或可畏威金湯倘覆
急須奔走雖招厚祿常歎脂膏空加隆遇不酬國士當
小寇馮陵勤王以及豈可見拒抑揚橫議出入異辭故

曰不附者死三日違令麾之不進鼓之不止應追白虎
反入青龍我舉正正之旗彼往亭亭之地我攻卻月彼
向橫雲百萬之師復何益也然而李廣數奇或非深失
龐涓戰死偶值伏兵故曰違令者抵辜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為慢遂加之
誅衛太子以紙閉鼻漢武帝謂聞已之臭又致大臯二
者事殊而相似時異而怨同

立言篇九下

魏明修許昌宮作景福承光永寧昌宴百子延休諸殿

築建神芝觀又作長壽康樂永休宜昌諸堂建承露盤

案三國志作盤穿虞淵池激引流川蛟龍吐水珍木芳草周環

後庭嗚呼足稱過差者矣

老子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人莫能向生
之徒也夫水之性也寂寥長邁此其本性也其波濤鼓
怒頽山穴石蓋有以云耳

金罇玉盃不能使薄酒更厚鸞輿鳳駕不能使駑馬健
捷有是哉右手吹竽左手擊節必不諧矣

呂覽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饑陳思王云投虎于金不如

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襜衣足也

千里之路不可別以準繩萬家之邦不可不明曲直

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今與驥俱走人不勝驥矣

若夫居於車上驥不勝人矣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秋早寒則冬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乎

天道圓而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

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故曰地道方

夫以衆勇無所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所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以畏乎離婁矣以衆智無以畏乎堯舜矣此君人者之大寶也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譬之若水火能善用之則爲福不能善用則爲禍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也

夫吞舟之魚不游清流鴻鵠高飛不就茂林何則其志極遠牛刀割雞子戟採葵甚非謂也

昔有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
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可救近
火也

夫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
舟車也安則廉貞生危則爭鄙起矣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
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難以之垂文可不
慎歟

古來文士異世爭驅而慮勅難固鮮無瑕病陳思之文

羣才之雋也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

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可擬於昆蟲施之尊極

案太平御覽作

德不其嗤乎

夫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
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竝求福而得
禍衣錦尙褻惡其文之著也

夫辟狸之不可使搏雞魁牛之不可使捕鼠今人才有
欲平九州并方外責之以細事是猶用鉄斤翦毛髮也
夫據幹窺井雖通視不能見其情借明於鏡以照之則

分寸可察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處也猿狖失木擒於狐狸非其所也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榱制九重之城豈其才之足任哉所居得其要也

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也

翟人以豐狐元豹之皮獻晉文公歎曰皮美以自鼻人有積醉寐亾裘者宋君曰醉足亾裘乎荅曰桀醉亾天下而況裘乎

有人謂中行文子曰此嗇夫也公何不就其舍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嘗好珮此人遺余玉玦非愛吾以禮者也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

能弗從也

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不若服輓狐
白之裘天子被之在廟堂爲狐計不若走於平澤
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逢也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涇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分
流同注於東海出則異所歸者同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則使人端
釣則使人恭事使然也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
吹者異也

善爲民者樹德不善爲民者樹怨然政不必然也專用
聰明事必不成專用晦昧事必有悖一明一晦得之矣
殷亡焚衆器皆盡唯琬琰不焚君子則唯仁義存而已
矣

夫一妻擅夫衆妾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弊其可忽哉
人莫能左畫方右畫圓

案此下疑有缺文

以骨去蠹蠹愈多以

魚敲蠅蠅愈至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也六馬不和則
造父不能致遠士民不親則湯武不能必勝夜光之璧
黃彝之尊始乃中山之璞溪林之榦及良工琢磨則登

廟廊之上矣加脂粉則宿瘤進蒙不潔則西施屏人之學也亦如此豈可不學邪世莫學馭龍而學馭馬莫學治鬼而學治人先其急脩也若使南海無采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乎褱裳也

鋸齒不能咀嚼箕口不能別味楹耳不能理音樂躡鼻不能達芬芳畫月不能擣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步跨孺子之竹馬不免於勞腳剝玉蚌以盈案無解於虛腹圖教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指水不能赴其

渴望治不能止其寒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

益塗車不能代勞木馬不能馳逐皆所忽也案此句亦疑有誤

猶草木有龍膽狗脊虎掌麝牙而非四獸也雨以時降

則謂之甘及其失節則謂之苦秦氏畫懸衡石王莽夜

御燈火庶事彌以亂矣

菁茅薪草也書尊其貴王雉野鳥也詩重其辭羊鴈賤

畜也禮見其質藜棘鄙木也易以定刑所謂常善救物

故無棄財而況人身取人誠如是也案自羊雁至是也原本誤於捷對篇

復見又缺菁茅四句詳後文義宜屬此篇謹校正

阿膠五尺不能止黃河之灌，舞筭徑尺不足救鹽池之

滿。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

案原本云：作念旦作恒，下無中字。謹據

會體類說校改

桓元子在荊州，恥以威刑為政，與令史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余比庶幾焉。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書稱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恒須以濟物為本，加以立功，重之以脩德，豈不美乎？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漢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實

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萬之眾而不反，豈非儒者之

貴乎？

摯虞論邕元表賦曰：通精以整思，元博而贍元表，擬之而不及，余以為仲治此說為然也。

蔡邕言：忠臣不用，用臣不忠；善言不入，入言不善。罪人無刑，刑人無罪。傅元言：寵臣大柄，其君則病；寵臣過隆，其君則聾。王良造父不能同車，而馭伯喈叔夜不可竝琴而彈，是知人君不可分權也。人君當以江海為腹，林藪為心，使天下民不能測也。徒有其聲而無其實，若魚

目之珠入市而損價斲冰爲璧見日而銷也
王懷祖之在會稽居喪每聞角聲卽灑掃爲逸少之弔
也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爲揚州稱逸少罪逸少於墓
所自誓不復仕焉余以爲懷祖爲得逸少爲失也懷祖
地不賤乎逸少頗有儒術逸少直虛勝耳才旣不足以
爲高物而長其狠傲隱不違親貞不絕俗生不能養死
方肥遯能書何足道也若然魏勰之善畫綏明之善碁
皆可凌物者也懷祖構怨宜哉主父偃之心蘇季子之
帛自於懷祖見之

堯問舜紫舌之民不可與語若何舜曰君若遠鑑必知
通塞紫舌之民何難合同余以爲善對故管仲曰放老
馬得迷道隨蠃壤得水穴也

韓昭侯使吏行縣之南門外有黃犢食苗昭侯下令曰
當苗時禁牛馬入田乃得南門黃犢人以其爲神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樂毅而惠王疑其能魏
武誅文舉而曹不收其集劉向劉歆立言相反郝愔郝
超所奉各異而況九族乎百姓乎處於堂之陰而知日
月之次序也見瓶中之澁而知天下之寒暑也鼓不預

於五音而為五音之主水不預於五味而為五味之和將軍不預於五官而為五官之督也蘭生空谷不為莫用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蓋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服有是哉

公沙穆曰居家之方唯儉與約立身之道唯謙與學世人有忿者題其門為鳳字彼不覺大以為欣而意在凡鳥也有寄檳榔與家人者題為合子蓋人一口也人有罵奴而命名風者凡虫也如此皆為聽察焉案自阿膠聽察焉十一段原本誤入捷對篇別卷載殷洪遠以下三段又標金樓子立言下之目詳考文義皆應屬此篇

正恭校

夫目察秋毫不見華嶽耳聽宮徵不聞雷霆君子用心必須普也故麋鹿成羣虎豹所避衆鳥成列鷹隼不游若臨事方就則不舉矣渴而穿井臨難鑄兵竝無益也非直是矣復須適時用矣魯人有身善屨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而履越人跣行夫縞而冠越人被髮蓋無益矣

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

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明師授人書不能使人
案人下疑 搜尋仞之隴求于天之木望牛跡之水求吞
脫一字 舟之魚未可得也

曾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
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人不知就
之惑夫吾假延晷漏常慮奄忽幼好狂簡頗有勤成諸
生孰能傳吾書者使黃巾綠林不能私奪炎上潤下時
為保持則關西夫子此名方丘東里先生夢中相報
曹植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闕於微細光武知於

禮德高祖又鮮君子之風溺儒冠不可言敬辟陽淫僻
與衆共之詩書禮樂帝堯之所以為治也而高帝輕之
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獲寧也高帝蔑之不用聽戚姬
之邪媚致呂氏之暴戾果令兇婦肆醜酷之心凡此諸
事豈非寡計淺慮斯不免於閭閻之人當世之匹夫也
世祖多識仁智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破二公
於昆陽斬阜賜於漢津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
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若克東齊難勝之寇降赤眉
不計之虜彭寵以望異內隕龐萌以叛主取誅隗戎以

背信軀斃公孫以離心授首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
而後行師於時戰克之將籌畫之臣承詔奉令者獲寵
違命犯旨者顛危故曰建武之行師也計出於主心勝
決於廟堂故竇融因聲而景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諸葛
亮曰曹子建論光武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良
平時人談者亦以爲然吾以此言誠欲美大光武之德
而有誣一代之俊異何哉追觀光武二十八將下及馬
援之徒忠貞智勇無所不有篤而論之非減曩時所以
張陳特顯於前者乃自高帝動多闊疎故良平得廣於

忠信彭勃得橫行於外語有曲突徙薪爲彼人

案漢書作止恩

譯焦頭爛額爲上客此言雖小有似二祖之時也光武
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
於是以謀合議同共成王業而已光武稱鄧禹曰孔子
有回而門人益親歎吳漢曰將軍差彊吾意其武力可
及而忠不可及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爲援策
每與諸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光武上將非減於韓
周謀臣非劣於良平原其光武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
之明高帝能疎故張陳韓周有焦爛之功耳黃瓊言光

武創基於冰泮之中用兵於枳棘之地有奇功也或曰
光武之時敵寧有若項羽者余應之曰昔馬援見公孫
述自修飾作邊幅知無大志推羽之行皆較然可見而
胡有疑也仲長公理言世祖文史爲勝晉簡文言光武
雄豪之類最爲規檢之風世誠以爲子建言其始孔明
揚其波公理導其源簡文宏其說則通人之談世祖爲
極優矣

一兔走街萬夫爭之由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
不欲兔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

河上公序言周道旣衰老子疾時王之不爲政故著道
德經二篇西入流沙至魏晉之間詢諸大方復失老子
之旨以無爲爲宗背禮違教傷風敗俗至今相傳猶
未祛其惑皇甫士安云世人見其書云谷神不死是謂
元牝故好事者遂假託老子以談神仙老子雖存道德
尙清虛然博貫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禮傳所載孔子
慕焉是也而今人學者乃欲棄禮學絕仁義云獨任清
虛可以致治其違老子親行之言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

學古人之風也修天爵以取人爵獲人爵而棄天爵末俗之風也古人之風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風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況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

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官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案原本作情叨謹據太平御覽核改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

知之至於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
允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
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摺紳襍齒閭巷小生學以
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
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
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
檢矣射魚指天事徒勤而靡獲適郢首燕馬雖良而不
到大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顧
行行顧言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

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爲伎術或狎之以爲戲笑若
謂爲伎術者犁耨眩人皆伎術也若以爲戲笑者少府
鬪獲皆戲笑也未聞彊學自立和樂慎禮若此者也口
賦忠孝色方在於過鴻形服儒衣心不則於德義既彌
亾於本行實有長於澆風一失其源則其流已遠與其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畏君王不累長上不
聞有司者何其相反之甚

王仲 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博古今者爲通人上書
奏事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若劉向揚

雄之丁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為文人文人轉鴻儒

也案此條原本止有金樓子三字無篇名攷文義與前段相類謹附於此

子思云堯身長十尺眉乃八采舜身長六尺面頰無毛

禹湯文武及周公或勤思勞體或折臂望陽或禿鬣背

儂聖賢在德豈在貌乎案此卷原本載金樓子三段一

標篇名或蒙上立言之曰謹附於此

按周禮筮人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予曰

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

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是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銘頌所稱興公而已案此句疑有誤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

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尙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

猶稱碑賦如一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為蠶賦

是何言與楚蘭陵荀況有蠶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無

述也

黃金滿筥不以投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案自案周禮

本俱無太平御覽引金樓子有芝無篇名攷文義皆應屬此篇謹附於此

